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五十回 三姑計擺黃河陣

詩曰：黃河惡陣按三才，此劫神仙盡受災。九九曲中藏造化，三三灣內隱風雷。

謾言閻苑修真客，誰道靈臺結聖胎。遇此總教重換骨，方知左道不堪媒。

話說彩雲仙子把戮目珠望黃天化劈面打來，——此珠專傷人目。——黃天化不及隄防，被打傷二目，翻下玉麒麟。有金吒速救回去。子牙把打神鞭祭起，正中雲霄，弔下青鸞。有碧霄急來救時，楊戩又放起哮天犬，把碧霄肩膀上一口，連皮帶服扯了一塊下來。且言菡芝仙見勢不好，把風袋打開，好風！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能吹天地暗，善刮宇宙昏。裂石崩山倒，人逢命不存。

菡芝仙放出黑風。子牙急睜眼看時，又被彩雲仙子一戮目珠打傷眼目，幾乎落騎。瓊霄發劍衝殺，幸得楊戩前後救護，方保無虞。子牙走回蘆篷，閉目不睜。燃燈下篷看時，乃知戮目珠傷了；忙取丹藥療治，一時而愈。子牙與黃天化眼目好了，黃天化切齒咬牙，終是懷恨，欲報此珠之讎。

且說雲霄被打神鞭打重了；碧霄被哮天犬咬了。三位娘娘曰：「吾到不肯傷你，你今番壞吾！罷，罷，罷！妹子，莫言他玉虛門下人，你就是我師伯，也顧不得了！」正是：

不施奧妙無窮術，那顯仙傳秘授功。

話說雲霄服了丹藥，謂聞太師曰：「把你營中大漢子選六百名來與吾，有用處。」太師令吉立去，即時選了六百大漢前來聽用。雲霄三位娘娘同二位道姑往後營，用白土畫成圖式：何處起，何處止。內藏先天秘密，生死機關；外按九宮八卦，出入門戶，連環進退，井井有條。人雖不過六百，其中玄妙不啻百萬之師。縱是神仙入此，則神消魄散。其陣，眾人也演習半月有期，方纔走熟。那一日，雲霄進營來見聞太師，曰：「今日吾陣已成，請道兄看吾會玉虛門下弟子。」太師問曰：「不識此陣有何玄妙？」雲霄曰：「此陣內按三才，包藏天地之妙；中有惑仙丹、閉仙訣，能失仙之神、消仙之魄、陷仙之形、損仙之氣、喪神仙之原本、損神仙之肢體。神仙入此而成凡，凡人入此而即絕。九曲曲中無直，曲盡造化之奇，扶盡神仙之秘。任他三教聖人，遭此亦難逃脫。」太師聞說大喜，傳令：「左右，起兵出營！」聞太師上了墨麒麟，四將分於左右。五位道姑齊至篷前，大呼曰：「左右探事的！傳與姜子牙，看他親自出來答話。」探事的報上篷來：「湯營有眾女將討戰。」子牙傳令，命眾門人排班出來。雲霄曰：「姜子牙，若論二教門下，俱會五行之術。倒海移山，你我俱會。今我有一陣，請你看。你若破得此陣，我等盡歸西岐，不敢與你拒敵。你若破不得此陣，吾定為吾兄報仇。」楊戩曰：「道兄，我等同師叔看陣，你不可乘機暗放奇寶暗器傷我等。」雲霄曰：「你是何人？」楊戩答曰：「我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下楊戩是也。」碧霄曰：「我聞得你有八九元功，變化莫測。我只看你今日也用變化來破此陣，我斷不像你等暗用哮天犬而傷人也。快去看了陣來，再賭勝負！」楊戩等各忍怒氣，保著子牙來看陣圖。及到了一陣，門上懸有小小一牌，上書：「九曲黃河陣」，士卒不多，只有五六百名，旗旛五色。怎見得，有讚為證，讚曰：

陣排天地，勢擺黃河。陰風颯颯氣侵人，黑霧瀰瀰迷日月。悠悠蕩蕩，杳杳冥冥。慘氣沖霄，陰霾徹地。消魂滅魄，任你千載修成畫餅；損神喪氣，雖逃萬劫艱辛俱失腳。正所謂：神仙難到，盡削去頂上三花；那怕你佛祖厄來，也消了胸中五氣。逢此陣劫數難逃；遇他時真人怎躲？

話言姜子牙看罷此陣，回見雲霄。雲霄曰：「子牙，你識此陣麼？」子牙曰：「道友，明明書寫在上，何必又言識與不識也。」碧霄大喝楊戩曰：「你今日再放哮天犬來？」楊戩倚了胸襟，仗了道術，催馬搖鎗來取。瓊霄在鴻鵠鳥上執劍來迎。未及數合，雲霄娘娘祭起混元金斗，楊戩不知此斗利害，只見一道金光，把楊戩吸在裏面，往「黃河陣」裏一摔。不怕你：

七□二變俱無用，怎脫「黃河陣」內災！

卻說金吒見拿了楊戩，大喝曰：「將何左道拿吾道兄！」仗劍來取。瓊霄持寶劍來迎。金吒祭起網龍棒。雲霄笑曰：「此小物也！」托金斗在手，用中指一指，網龍棒落在斗中。二起金斗，把金吒拿去，摔入「黃河陣」中。正是此斗：

裝盡乾坤併四海，任他寶物盡收藏。

話說木吒見拿了兄長去，大呼曰：「那妖婦將何妖術敢欺吾兄！」這道童狼行虎跳，仗劍且凶，望雲霄一劍劈來。雲霄急架忙迎。未及三合，木吒把肩膀一搖，吳鉤劍起在空中。雲霄一見，笑曰：「莫道吳鉤不是寶，吳鉤是寶也難傷吾！」雲霄用手一招，寶劍落在斗中。瓊霄再祭金斗，木吒躲不及，一道金光，裝將去了，也摔在「黃河陣」中。雲霄大怒，把青鸞一縱二翅飛來，直取子牙。子牙見拿了三位門人去，心下驚恐，急架雲霄劍時，未及數合，雲霄把混元金斗祭起來拿子牙。子牙忙將杏黃旗招展。旗現金花，把金斗敵住在空中，只是亂翻，不得落將下來。子牙敗回蘆篷，來見燃燈等。燃燈曰：「此寶乃是混元金斗。這一番方是眾位道友逢此一場劫數。你們神仙之體有些不祥。入此陣內，根深者不妨，根淺者只怕有些失利。」

且說雲霄娘娘回進中營。聞太師見一日擒了三人入陣，太師問雲霄曰：「此陣內拿去的玉虛門人怎生發落？」雲霄曰：「等我會了燃燈之面，自有道理。」聞太師營中設席款待。張天君「紅沙陣」困著三人，又見雲霄這等異陣成功，聞太師爽懷樂意。正是：

屢勝西岐重重喜，只怕蒼天不順情。

且說聞太師歡飲而散。次日，五位道姑齊至篷前，坐名請燃燈答話。燃燈同眾道人排班而出。雲霄見燃燈坐鹿而出。怎見得，有讚為證，讚曰：

雙抓髻，乾坤二色；皂道服，白鶴飛雲。仙丰併道骨，霞彩現當身。頂上靈光千丈遠，包羅萬象胸襟。九返金丹全不講，修成聖體徹靈明。靈鷲山上客，元覺道燃燈。

且說燃燈見雲霄，打稽首，曰：「道友請了！」雲霄曰：「燃燈道人，今日你我會戰，決定是非。吾擺此陣，請你看陣。只因你教下門人將吾道污衊太甚，吾故此纔有念頭。如今月缺難圓。你門下有甚高明之士，誰來會吾此陣？」燃燈笑曰：「道友此言差矣！僉押『封神榜』，你親自在宮中，豈不知循環之理，從來造化，復始週流。趙公明定就如此，本無仙體之緣，該有如此之劫。」瓊霄曰：「姐姐既設此陣，又何必與他講甚麼道德。待吾拿他，看他有何術相抵！」瓊霄娘娘在鴻鵠鳥上仗劍飛來。這壁廂惱了眾門下。內有一道人作歌曰：

「高臥白雲山下，明月清風無價。壺中玄奧，靜裏乾坤大。夕陽看破霞，樹頭數晚鴉。花陰柳下，笑笑逢人話；剩水殘山，行行到處家。憑咱茅屋任生涯，從他金階玉露滑。」

赤精子歌罷，大呼曰：「少出大言！瓊霄道友，你今日到此，也免不得『封神榜』上有名。」輕移道步，執劍而來。瓊霄聽說，臉上變了兩朵桃花，仗劍直取。步鳥飛騰，未及數合，雲霄把混元金斗望上祭起，一道金光，如電射目，將赤精子拿住，望「黃河陣」內一摔，跌在裏面，如醉如痴，即時把頂上泥丸宮閉塞了。——可憐千年功行，坐中辛苦，只因一千五百年逢此大劫，乃遇此斗，裝入陣中，總是神仙也沒用了。廣成子見瓊霄如此逞凶，大叫：「雲霄休小看吾輩，有辱闡道之仙，自恃碧遊宮左道！」雲霄見廣成子來，忙催青鸞，上前問曰：「廣成子，莫說你是玉虛宮頭一位擊金鐘首仙，若逢吾寶，也難脫厄。」廣成子笑曰：「吾已犯戒，怎說脫厄？定就前因，怎違天命。今臨殺戒，雖悔何及！」仗劍來取。雲霄執劍相迎。碧霄又祭金斗。只見金斗顯耀，目觀不明，也將廣成子拿入「黃河陣」內。——如赤精子一樣相同，不必煩敘。此混元金斗，正應玉虛門下徒眾該削頂上三花；天數如此，自然隨時而至，總把玉虛門人俱拿入「黃河陣」，閉了天門，失了道果。只等子牙封過神，再修正果，返本還元。

此是天數。話說雲霄將混元金斗拿文殊廣法天尊，拿普賢真人，拿慈航道人、道德真君，拿清微教主太乙真人，拿靈寶太法師，拿懼留孫，拿黃龍真人：把□二弟子俱拿入陣中；止剩的燃燈與子牙。且說雲霄娘娘又倚金斗之功，無窮妙法，大呼曰：「月缺今已難圓，作惡到底！燃燈道人，今番你也難逃！」又祭混元金斗來擒燃燈，燃燈見事不好，借土遁化清風而去。三位娘娘見燃燈走了，暫歸老營。聞太師見「黃河陣」內拿了玉虛許多門人，□分喜悅，設席賀功。雲霄娘娘雖是飲酒而散，默坐自思：「事已做成，怎把玉虛門下許多門人困於陣中，……此事不好處，使吾今日進退兩難。」

且說燃燈逃回篷上，只見子牙上篷相見，坐下。子牙曰：「不料眾道兄俱被因於「黃河陣」中，吉凶不知如何？」燃燈曰：「雖是不妨，可惜了一場功夫虛用了。如今我貧道只得往玉虛宮走一遭。子牙，你在此好生看守，料眾道友不得損身。」燃燈彼時離了西岐，駕土遁而行，霎時來至崑崙山麒麟崖；落下遁光，行至宮前，又見白鶴童兒看守九龍沉香輦。燃燈向前問童兒曰：「掌教師尊往那裏去？」白鶴童兒口稱：「老師，老爺駕往西岐，你速回去焚香靜室，迎鸞接駕。」燃燈聽罷，火速忙回至篷前，見子牙獨坐，燃燈曰：「子牙公，快焚香結綵，老爺駕臨！」子牙忙淨潔其身，秉香道傍，迎迓鸞輿。只見靄靄香煙，氤氳遍地。怎見得，有歌為證，歌曰：

混沌從來道德奇，全憑玄理立玄機。太極兩儀併四象，天開於子任為之。
地丑人寅吾掌教：「黃庭」兩卷度群迷。玉京金闕傳徒眾，火種金蓮是我為。
六根清靜除煩惱，玄中妙法少人知。二指降龍能伏虎，目運祥光天地移。
頂上慶雲三萬丈，遍身霞霧彩雲飛。閑騎逍遙四不相，默坐沉檀九龍車。
飛來異獸為扶手，喜托三寶玉如意。白鶴青鸞前引道，後隨丹鳳舞仙衣。
羽扇分開雲霧隱，左右仙童玉笛吹。黃巾力士聽救命，香煙滾滾眾仙隨。
闡道法揚真教主，元始天尊離玉池。

話說燃燈、子牙聽見半空中仙樂，一派嘹唳之音，燃燈秉香，軛道伏地曰：「弟子不知大駕來臨，有失遠迎，望乞恕罪。」元始天尊落了沉香輦，南極仙翁執羽扇隨後而行。燃燈、子牙請天尊上蘆篷，倒身下拜。天尊開言曰：「爾等平身。」子牙復俯伏啟曰：「三仙島擺「黃河陣」，眾弟子俱有陷身之厄，求老師大發慈悲，普行救拔。」元始曰：「天數已定，自莫能解，何必你言。」元始默言靜坐。燃燈、子牙侍於左右。至子時分，天尊頂上現慶雲，有一畝田大；上放五色毫光，金燈萬盞，點點落下，如簷前滴水不斷。且說雲霄在陣中，猛見慶雲現出，雲霄謂二妹子曰：「師伯至矣！妹子，我當初不肯下山，你二人堅執不從。我一時動了無明，偶設此陣，把玉虛門人俱陷在裏面，使我又不好放他，又不好壞他。今番師伯又來，怎好相見，真為掣肘。」瓊霄曰：「姐姐此言差矣！他又不是吾師，尊他為上，不過看吾師之面。我不是他教下門人，任憑我為，如何怕他？」碧霄曰：「我們見他，尊他。他無聲色，以禮相待；如他有自尊之念，我們那認他甚麼師伯！既為敵國，如何遜禮。今此陣既已擺了，說不得了，如何怕得許多！」話說元始天尊次日清晨命南極仙翁：「將沉香輦收拾，吾既來此，須進『黃河陣』走一遭。」燃燈引道，子牙隨後，下篷行至陣前。白鶴童兒大呼曰：「三仙島雲霄快來接駕！」只見雲霄等三人出陣，道傍欠身，口稱：「師伯，弟子甚是無禮，望乞恕罪！」元始曰：「三位設此陣，乃我門下該當如此。只是一件，你師尚不敢妄為，爾等何苦不守清規，逆天行事，自取違教之律！爾等且進陣去，我自進來。」三位娘娘先自進陣，上了八卦臺，看元始進來如何。且說天尊拍著飛來椅，逕進陣來；沉香輦下四腳離地二尺許高，祥雲托定，瑞彩飛騰。天尊進得陣來，慧眼垂光，見□二弟子橫睡直躺，閉目不睜。天尊歎曰：「只因三尸不斬，六氣未吞，空用功夫千載。」天尊道心慈悲，看罷方欲出陣。八卦臺上彩雲仙子見天尊回身，抓一把戩目珠打來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奇珠出手焰光生，燦爛飛騰太沒情。只說暗傷元始祖。誰知此寶一時傾。

話說元始天尊看罷「黃河陣」方欲出陣，彩雲仙子將戩目珠從後面打來。那珠未到天尊跟前，已化作灰塵飛去。雲霄見而失色。且說元始出陣，上篷坐下。燃燈曰：「老師進陣內，眾道友如何？」元始曰：「三花削去，閉了天門，已成俗體，即是凡夫。」燃燈又曰：「方纔老師入陣，為何不破此陣，將眾道友提援出來，大發慈悲。」元始笑曰：「此教雖是貧道掌，尚有師長，必當請問過道兄，方纔可行。」言未畢，聽空中鹿鳴之聲，元始曰：「八景宮道兄來矣。」忙下篷迎迓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鴻濛剖破玄黃景，又在人間治五行。度得軒轅昇白晝，函關施法道常明。

話說老子乘牛從空而降，元始遠迓，大笑曰：「為周家八百年事業，有勞道兄駕臨！」老子曰：「不得不來。」燃燈明香引道上篷，玄都大法師隨後。燃燈參拜，子牙叩首畢，二位天尊坐下。老子曰：「三仙童子設一「黃河陣」，吾教下門人俱厄於此，你可曾去看？」元始曰：「貧道先進去看過，正應垂象，故候道兄。」老子曰：「你就破了罷，又何必等我？」二位天尊默坐不言。且說三位娘娘在陣，又見老子頂上現一座玲瓏塔於空中，毫光五色，隱現於上。雲霄謂二妹子曰：「玄都大老爺也來了，怎生是好？」碧霄娘娘道：「姐姐，各教各授，那裏管他？今日他再來，吾不是昨日那樣待他，那裏怕他？」雲霄搖頭：「此事不好。」瓊霄曰：「但他進此陣，就放金蛟剪，再祭混元金斗，何必懼他？」且說次日，老子謂元始曰：「今日破了「黃河陣」早回，紅塵不可久居。」元始曰：「道兄之言是也。」命南極仙翁收拾香輦；老子上了板角青牛，燃燈引道，遍地氤氳，異香馥道，滿散紅霞。行至「黃河陣」前，玄都大法師大呼曰：「三仙姑快來接駕！」裏面一聲鐘響，三位娘娘出陣，立而不拜。老子曰：「你等不守清規，敢行忤慢！爾師見吾且躬身稽首，你焉敢無狀！」碧霄曰：「吾拜載教主，不知有玄都。上不尊，下不敬，禮之常耳。」玄都大法師大喝曰：「這畜生好膽大，出言觸犯天顏！快進陣！」三位娘娘轉身入陣。老子把牛領進陣來，元始沉香輦也進了陣。白鶴童兒在後，齊進「黃河陣」來。不知三位娘娘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